

教育强国建设委员说·谈文科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而作为培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基石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文科教育，该如何改革，如何完善？

又一个高考季，又到了千万学子选择人生发展方向的时候，本刊将邀约委员和专家细化探讨文科教育的特性、价值与实践优化。

——编者

# 新时代的文科教育绝不能固守象牙塔

——访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原副校长罗卫东

本报记者 朱英杰

## 文科教育的价值需分类讨论

人民政协报：当前文科教育在社会上广受讨论，支持声不少，但质疑声似乎同样不绝于耳，甚至更甚。您怎么看待文科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罗卫东：社会上对文科的偏见和误解确实广泛存在。我想是文科教育在学科功能价值方面的信息普及做得还不够。而无论是从提升文科教育质量的视角，还是从提升社会对文科教育的认可度角度，均需要基于文科的内涵差异，对文科教育进行分类讨论。

从学科特性上看，文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文性质的基础文科，如文史哲艺等；二是社会科学性质的实用文科，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学科大类，在教育科研制度的构建上也应有所差异。

文史哲艺等人文科学主要旨在促使个体进一步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这样的学科更加关注个人的主观感受及内在体会，是对于人性的关注和探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则有所不同，虽然它们也是关于人的学问，但主要是关于社会群体行为以及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

它们虽然都称之为文科，但是从内涵到实践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首先，人文学科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供给方式也比较多样化。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人文学科的需求会有明显的差异，如温饱问题或者说社会基本需求没有解决时，这个学科的需求就不会太大，因而学生培养规模就不宜太大，否则很可能就会供过于求；而当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某个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而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时，对人文学科的需求必然会增大，这时候，人文教育规模、范围的扩大和水平的提升就会成为当务之急。

而在满足民众对人文学科的知识需求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正规教育，即在学校内建立相关的学系，如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专业学科教育体系。另一种便是非正规教育，就是通过社会性的各种讲座、沙龙、论坛、读书班，或者通过个人的阅读来实现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我个人多年的观察发现，在我国，正规人文教育的发展状况似乎并不乐观。但另一方面，非正规人文教育则呈现出极为活跃甚至可以说是繁荣的景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上去极为吊诡的事情，值得我们深思。

与人文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对正规教育的要求更高，因为它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更强调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统计学、计量技术和数据模型分析技术等专门技术的使用，这些本身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范围，毕竟很少有人可以通过自学手段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社会科学领域中，学术爱好者生存的空间相对很小。

罗卫东：会的。以人文学科为例，如我上面所讲，人文学科更关注自我认识与反思，因此在校的通讯课程中我们会设置很多人文学科课程，它们会带领我们找寻生命的意义，思考如何过得幸福、如何富有欣赏美的知识等。学生获取人文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一时而在于一世。人文学科或者人文教育是关乎人性的、关乎生命的、关于意义

的，可以说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即使对大多数人而言，不需要了解关于人文的专深知识，但必须要有最起码的自我省思的教育。也就是说，人文教育的发达不必然体现在学系和专业的扩张上，但一定体现在学校通识教育的发达上。

## 不能把文科搞成冷门绝学

人民政协报：不少公众认为，学生学习文科学不到硬本事？

罗卫东：当前，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自身确实需要做一些反思。专业设置、教师队伍、课程体系、教育方式，等等，都需要做相当大的改进。在社会视角下，人文专业毕业的学生，往往具有很强的强烈的人类关怀特质，会以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视角和标准去看待社会，评判各类事务。有时确实会出现发现问题能力强而解决问题能力弱的问题，俗称“眼高手低”。学生离开学校后，因为怀抱着一个从学校教育得来的关于世界应该有的理想图景，对现实的包容性就不够，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比较长，个体也比较纠结痛苦。这个其实不能完全将责任推给社会，学校教育自身也要做些自我反思。我觉得，教育学生去发现真实世界，有条件地接纳现实生活和世界，同时涵育学生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即解决问题以走向理想的能力，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学生就更加现实一些，他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障碍也更少一些。因为在大学阶段，他们通过教育，多多少少掌握了一些解决具体现实社会问题的“实用技术”，如经济学的学生可以运用某种技术方法进行因果推论，法律系的学生会因为对于法条、法理等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从而实现自身的“不可替代”价值。这样的学生在职场上，上手更快，也更容易被接纳。

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于学校教育而言，都需要关注更高专业性的“硬知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真正做到与社会需求层次相匹配的教育供给。不应该将文科教育视作一个小范围的、精英化的、封闭性的、象牙塔式的教育。如果我们所培养的人与社会脱节，那这样的教育一定是失败的。我觉得，除了极少数属于知识抢救性范畴的学科，也就是所谓的“冷门绝学”，绝大多数文科，无论是人文还是社科，都必须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个体的问题也好、群体的问题也好。学过与没学过是不一样的，用事实来说话，这样，社会对文科教育的看法就会改变。

罗卫东：特别对，文科教育一定要与社会有实质性的联系，但从今天的教育实践来看，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文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文科教育背后蕴含着社会发展的脉络，这也决定了文科具备独有的活力。但如果说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更强调站在人的个体或者人类发展的长时视角中去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就开展文史哲教育时，就要思考要如何基于当下的社会需求开展育人工作。我们培养的人要有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应该是被社会所需要的。

以历史学为例，假如我们培养了10个历史学系毕业生，可能只有1名学生从事教职，那另外9名学生要

到社会上去从事其他工作，难道他们就不能发挥专业优势了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的历史教育完全可以着力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争取做到“活化”历史，再具体来说，可以引领历史学系毕业的学生把历史中所蕴含的经验灵活地转换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去。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经济学要研究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法学要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但当前，我们的文科教育过于强调学科分化，经济学就只学经济、政治学就只学政治，但是在实践层面，经济政治怎么可能完全分开？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自然会比较片面，他们无法应对发生在真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自然就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认知——文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具有“硬”实力，因为他们无法像计算机等理工科学生那样拥有社会意义上的“硬技术”。

同时，做文科教育一定要认识到，文科所探索的规律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会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那样有着非常明晰的因果关系。很多文科实践是不可重复、不可实验的，所以即使你文科知识学得再好，也只是学个大概；即使你受过的学术训练再严谨，也只是纸上谈兵。而且，文科生在社会中的价值显现本就需要时间。以上种种，都表明——我们做文科教育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学生与社会实践的联系。

## 精力宝贵，要花在“真问题”上

人民政协报：可见与社会接轨的文科教育才能促其自身实现完美闭环。但在当前的很多文科教育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学者、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卷”论文的现象。

### 背景新闻

## 文科专业有用吗？

近年来，一个观点似乎广为接受，即衡量一个学科价值的关键在于学生的就业效率。而理工科专业因为更倾向于掌握现实技术，往往更受欢迎，而被视为学科专业领域的“硬通货”。对应着，因文科专业大多缺少对某一具体技术的教育，故社会各方充斥着对“文科专业”“文科生”的“声讨”。打开网络，“假如就业有段位，众多学科中文科生一定是垫底的低强度青铜。”“每一位文科生，大抵在毕业的时候，都免不了有一番‘月亮’与‘六便士’的纠结。”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2023年，网上曾流传起一系列力劝家长千万别让孩子学文科的声音：“所有文科专业都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说白了就是伺候人的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舔’”与此同时，2023年6月，全国各地高考考生准备填报志愿之际，一位想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家长向某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人士张雪峰请教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时被回应：“如果我是他的父母，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因为，闭上眼睛随便报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学好。”

系列言论在网上引起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讨论，一些文科专业特别是新闻学专业的教授也纷纷登场隔空回应。网友们同样众说纷纭，有反对者表示，“难道大学就只是告诉我们要如何赚钱或如何更赚钱吗？”“有些学科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某一个

罗卫东：各种各样的考评压力确实会造成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短期考评，会促使高校教师、学生对发表论文的需求非常急迫。当前，学校作为知识生产单位确实过于急功近利了，没有人愿意去花时间认真地静下心来读书，就会造成很多文科知识结构无法有序地建立。

如你所说，当前很多文科教师和学生，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师、学生沉迷于对分析方法的套用，而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这会导致很多研究与社会实践相脱离的问题。很多研究都是“假想”性的研究或者说是“形式主义”的研究，看起来借助了非常多的方法工具，也很高大上，但是对国家管理、推进社会和个人进步没有真正的价值，完全就是“空转”。

在古典哲学中，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等人就这样的问题有过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类以世界为认识对象，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理论（或科学）理性，即采取专门的技术、工具和方法，运用望远镜、显微镜、化学试剂等，去认识世界。另一种是实践智慧，即要通过生活世界的经验、直觉或者共情的方式认识世界。

当前的大学教育理论理性比较发达，但实践理性明显比较欠缺。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某种意义上看，“万卷书”所追求的有点偏重于理论理性的价值，而“万里路”强调的就是社会的情境与实践。我认为，对于文科教育来说，这两者必须是完整的，缺一不可。否则就只能空有“屠龙之术”，培养出来的人知行分离，做出来的科研成果纸上谈兵，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看上去十分“科学”，但又确实“无用”。

人、某个社会阶段，眼光应放长远。”而支持张雪峰的人却热烈表达道，“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到工科、理科学门‘硬技术’才是硬道理。”“我就是学文科的，我很认同他的观点。”……

网络上的争吵引发了人们普遍的焦虑，结果是，2023年的文科招生受到影响。据了解，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2023年新闻学专业录取位次比前一年下降了千余人。

梳理发现，当前文科专业被质疑，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第一，文科专业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否是“无用之学”？第二，当前，我国文科专业的培养规模是否过大？从国家资源供给角度来看，是否存在供需不平衡而导致资源浪费的问题？第三，很多文科专业是否已不被社会发展所必需，不能很好满足个体发展、就业需求？第四，当前的文科教育是否存在急需转型的必要，以便开展更高质量的“新文科”教育？第五，在AI时代，文科教育又是否肩负新的使命？

变则通，通则久。无论面对何种质疑，可以明晰的是，文科教育若想在强国建设中稳住脚、锚好舵、发好力，一些育人理念、价值还需普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需要，一些问题还须厘清。

（朱英杰）

## 学者·观点

在大学扩招及新高考改革等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在最近20余年不断变化。目前我国本科教育阶段，文科占比超过了50%，研究生教育阶段，仍然是理工科占比高。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背景下，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影响着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的能力。

那么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规模是否如坊间所议，过多过剩了？我们认为，需要审慎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上把各种学科专业划分为“文”“理”两大类，“文”是指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与艺术学，“理”是指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军事学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并且该学科学生人数所占比例较低，在此我们将其略去。在文理大类结构变化上，对于普通本科教育，按照毕业生数计算，高等教育扩招前的1997年，文科所占比例为31.2%，理科占68.8%；扩招后的2006年，这一比例变化为文科47.0%，理科53.0%；而到了2021年，文科占比进一步增加到51.9%，理科为48.1%，文科占比已经超过理科。对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按照毕业生数计算，1996年文科所占比例为30.9%，理工农医占68.6%；2006年这一比例变化为文科42.3%，理工农医56.7%；到2021年，这一比例为文科41.5%，理工农医58.5%，相较于2006年变化不大。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本科阶段的文理占比大致为1:1，且近年来有文科相对占比超过理科的趋势，而研究生文理占比大约为2:3的关系。

文科培养规模扩张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共性特点。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当时文科学士学位授予数占比约为72.86%，文科硕士学位授予数占比更是高达82.44%，显著超过理工科。直到2019年，美国文科学士学位占比下降至58.55%，但依然高于理工科。《美国2023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20—2021年，学士学位授予最多的专业是商业、卫生相关专业、社会科学和历史；硕士学位授予最多的专业是商业、教育、卫生相关专业。在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学位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占学士学位的21%、硕士学位的17%和博士学位的15%。从数据看，2000—2018年，OECD国家中有半数国家理工类毕业生比例下降，降幅较大的有澳大利亚从20.3%降至17.4%，法国从30.6%降至25.4%，韩国从40.4%降至29.3%（2017年数据），英国和瑞士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增幅较大的有德国由26.9%增长至35.3%，丹麦由18.3%增长至22.2%，葡萄牙由18.5%增长至29.1%。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普及化进程，文科在高等教育各层次及占比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无论是从国际经验与发展趋势上，还是从客观现实的教育规律上，在特定历史阶段增加文科占比均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因是产业结构变化。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9.1:45.4:45.5。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2022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3%、39.9%和52.8%。社会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就业市场对经济学、法学、金融学与管理学等文科专业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值此背景下，部分理科学生出于就业机会、薪酬及个人教育回报率等方面的考量，更愿意选择“弃理从文”，转型

## 图说·教育



## 以食育人，舌尖上的奥小

6月6日，“以食育人，舌尖上的奥小”美食主题课程展示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小学举办。此次活动以美食为载体，基于美食主题呈现出多门跨学科课程。除此之外，活动还特设“美食长廊”。让孩子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及丰富的美食文化中实现以食启智、以食健体、以食悟美的以食育人目标。 本报实习生 臧文婧 文/

# 调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不能“一刀切”

李立国 赵阔

我国文科人才培养规模是否过大？

攻读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等更容易找到就业岗位、获得较高薪酬的专业。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决定了理工农医与文科需要协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重视工程教育。1969年工科学生占比高达56.6%。我国高等教育理工科相关专业毕业生比例持续长期保持在40%以上，高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STEM学科毕业生占比约24%的平均水平，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源储备。工程教育的人才学科专业类型与STEM学科专业大致相当。

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当前应站在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规律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维度进行辩证思考，科学认识和规划高等教育文理科结构的优化调整。

当前，文理结构的调整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分层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如现在，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中，理工农医占80%，文科占20%。在博士生教育层次，可考虑适度增加基础理科、基础理论专业的培养规模，文科博士占比已经很低了，不宜再压缩占比；在本科和硕士层次，可以适当增加工科和应用型学科的培养规模；在职业本科和高职高专层次，增加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规模。

（作者李立国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赵阔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